

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city skyline, possibly New York City, viewed through a window. The buildings are rendered in dark blue and black silhouettes against a bright yellow background. The window frame is thick and black, with a jagged, torn-paper edge.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odern.

科尔顿中短篇小说选

当代外国文学

科尔顿中短篇小说选

丁 于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科尔顿中短篇小说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4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 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84年1月北京第1版

1984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6,000

书号 10208·164

定价 0.65 元

目 次

小加德尔	1
神秘的五元钱	92
生意旅馆	102
锯木厂	122
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	128
我们上都市去	164
赛丽娜的眼睛	181
家里来了个男人	186
先生,我是罗莎·罗约拉	194
十字架	203
金银二重唱	212
清洁工人的最后一次罢工	217
跳伦巴舞的玛露哈	224
旋涡	234

小加德尔

—

贝塞拉小姐是住在拐弯处的大夫的姐姐。她要托里比奥把狗带到附近的公园里去蹦蹦，但他推辞了。这孩子十七岁了，个子老高，脸上还略带稚气。一双眼睛又大又黑，颇讨人喜欢。他是个孤儿，他的姨父把他从土库曼带到这里来，同他们一起住在巴拉圭大街的公寓里。

托里比奥喜欢在帕勒莫区闲逛。他在阿尔维亚尔大街上认识了几个小青年，他们是卖长毛小狗的。这些狗的脖子上装饰着红色或蓝色的带子，陈列在街心公园的草地上。汽车停了下来，妇女发出温柔的尖叫声，男人则询问价钱。有时候，女人对狗的赞美和男人的慷慨大方有幸地巧合了。托里比奥目睹了几起买狗交易，价钱贵得离奇，因为到那时为止，他一直以为小狗只是作为礼物送人的。

托里比奥走上前去按了大夫家包了铜皮的大门上的铃，告诉老太太说，他愿意把狗带出去蹦蹦。那位老处女看到这孩子终于答应替她办事，显得很高兴。她说：

“以前是由女仆把狗带出去蹦街的。但现在她要照看门

诊室。可怜的小东西关在家里憋得难受。”

她把布基交给了他，那狗的脖子上拴着一条崭新的皮带。托里比奥取道萨尔盖洛大街，随后来到阿尔维娅尔大街。布基是一只好玩的猎狐的小狗，眼神聪明伶俐。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它。傍晚时分，托里比奥把狗交还主人。主人给了他五角钱酬金。

第二天，他又把狗带出来遛街，也是无人问津。在他穿过赫拉女神大街回家的路上，一位衣着时髦、穿灰色外衣、戴红色礼帽的妇女停下步来察看那只小狗。托里比奥终于遇到了一位对那条狗感兴趣的人。他决意把狗卖掉，然后回去告诉他们说，狗在帕勒莫大街上走失了。

那妇女仔细观察着小狗，越看越来劲。这只狗是一个新品种，护理得很好。她俯下身去抚摸小狗，一面斜眼看了看那个小青年：裤子是旧的，衬衣褪了色。看来他不象是这只如此漂亮的狗的主人。托里比奥明白，那位贵妇人看得上狗而看不上他。

“这小狗是谁的？”那女人问道。

“是我的。”年轻人回答。

“这狗怎么到你的手里的？”

“老早以前我拣来的。听说这狗很名贵。您喜欢吗，小姐？”小伙子怀着希望问道。

“你住得远吗？”女人问道，语气勉强而轻蔑。而托里比奥则对她撒谎。他总是撒谎，不是逢场作戏，而是撒谎成性。

“我住在阿维亚内达大街。”

“那很远哪。”

“是很远，小姐。”

时值夏季，小狗张嘴喘着粗气。那女人又摸了摸小狗。布基也报以感激的目光，几乎使那女人掉下激动的眼泪。她犹豫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你为什么不坐出租汽车？”

“小姐，坐出租汽车？我没钱……”

他默不作声，等候那贵妇人发善心。那女人打开钱包，取出一张钞票，大声说：

“我们截一辆出租汽车，你就坐上。天气这么热，小狗走不到阿维亚内达大街的。”

她弯下身去又摸了摸小狗，随即叫住一辆出租汽车，要求司机准许年轻人带着小狗上车，并且把一张五比索的钞票塞到年轻人的手里。

托里比奥坐上了车，把小狗放在腿上。他们取道迪亚斯上校大街，这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，两旁高楼林立。大街从国家监狱旁边通过。托里比奥扭过头来，看见在高墙顶上踱来踱去的哨兵。

他想象自己正在这条大街上奔跑，在枪声中扑倒在一棵树旁。他借着这棵树的掩护，下令自己的人开火。所有这段街区的小青年都听他指挥，有比鲁洛、加里巴尔第、卡米沙等人。他们穿着长外衣，戴着外国军团的军帽。这一回守卫这座大院的是阿拉伯人。托里比奥和他的手下人百发百中，毫不费力地打败了这些衣袍飘忽的阿拉伯人，他们

的缠头巾在国家监狱的墙堞中间忽隐忽现。可是在他下令攻占这座城堡之前，他们的汽车开过了高墙，面前出现的是帕勒莫啤酒厂。后面是阿勒纳莱斯大街的空地。小青年们也许正在踢足球呢！

他们穿过圣塔菲大街，他叫司机停车。汽车的里程计算器上仍指示着开始时的五角钱。

托里比奥给了他那张五比索的钞票。司机板着脸看了看他，说：

“我让你带了狗上车，你什么也不给点吗？”

“好吧，给你两角钱小费。”年轻人同意。

“两角钱顶什么用！你把狗带上我的车走了五段街区！找回你四比索。”司机生气地嘟囔着把车开走了。

托里比奥把狗交还主人。老太太又给了他五角钱。

“你把狗带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到公园里去了。”

“布基高兴吗？”

“我觉得它很高兴，太太。”

“你把它的皮带解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它的皮带，太太。”托里比奥低垂着脑袋回答。

“如果远离马路，你可以解下。”

“下次我把它带到树林里去。”

“那儿可以，可要当心，别让它掉进湖里。”

“放心，太太。我会看好的。”

他弯下身来抚摸小狗的头顶。那个戴红色礼帽的女人也是这么做的。

“我实在喜爱您的小狗，太太！”

“这狗不错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狗真聪明！”

他把四个比索用手帕包好，便到阿勒纳莱斯大街的豁口踢足球去了。只有司机的严厉的面容冲淡了他的喜悦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又带了狗外出蹓跶。可是这一回他并不把狗带到树林里去。他在赫拉女神大街和迪亚斯上校大街的拐角处停住脚，等候那位曾给过他五比索的小姐经过。他等得不耐烦了，以为不会见到她了。这时，她却换了一身衣服，戴着绿色的礼帽出现了。她停下步来抚摸小狗，随后问道：

“昨天你们平安地回家了？”

“是的，小姐。”

那女人盯着年轻人问道：

“谁给狗洗的澡？”

“我的姨妈。”

“你家里的人对狗爱护吗？”

“我们是爱护小狗的。”

他低下头，又想起来说：

“可是邻居们不喜欢它。稍不注意，他们就打它。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威胁说要毒死它。”

“毒死它？这个小东西有什么罪过呀？”

“是人有罪过，小姐。”托里比奥说，一面抚摸着布基。同时，他斜着眼观察那位妇女：只见她张着嘴，两眼显出惊恐的神态。托里比奥的本能告诉他，他的进展顺利。

“这小狗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布基，小姐。”

“布基！”那女人喊道，小狗朝她抬起头，摇摇尾巴。托里比奥庆幸自己没有撒谎。

“要是小狗在你家里吃苦头，甚至会被弄死，你为什么不给它另找主人呢？”

“我倒愿意把狗给您，小姐。我知道您会很好照料它的。可要是我回家不带狗，他们会把我打死的……”

这回那女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很明显，她倒是情愿他被打死而让狗活着的。托里比奥又说：

“不能空手回家，什么也没有……”

那女人显出不高兴的样子：

“你想要多少钱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不多，三十比索。”

“我给你二十比索，了结这场戏。用一个可怜生灵的痛苦来做买卖！”

那女人打开钱包，给了他两张十比索的钞票。

“行了吗？”可是她的权威的语调不允许说不行。托里比奥两手颤抖着接过钱：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数量最大的一笔钱。他心里真想拔腿飞跑，但他控制了自己，想起了

自己计划的全部细节。他解下了拴在狗脖子上的皮带。那女人对这种掠夺行为表示抗议。

“这条皮带是一个邻居借给我的，我应该还给他。”托里比奥解释说。

那女人弯下身去抓住狗的项圈。

“再见，小姐。”托里比奥向她道别，带着体面的神态走开，控制着自己想要象刚偷了东西的小偷那样逃跑的欲望。他的两手发抖。他既感到忧愁，又感到满意；既感到担心，又对自己满有把握；这是对冒险行为的一种既酸又甜的滋味。

他回到家，躲在厕所里思考如何对狗的主人交代。最好是按计划办。他拿起皮带，朝贝塞拉小姐的家走去。她站在门口，看着街上，好象是在等他。他由于害怕，喉咙好象发干了，但他继续朝前走。他向她问候，声音有些发颤：

“晚上好，太太。”

“布基出什么事啦？”老太太直截了当地问他。

“皮带，太太……皮带……”托里比奥张着嘴巴，嗫嚅着。他的两手颤抖着，把皮带拿给她看；两眼睁得老大：一副白痴的脸相。这正是他的计划。

“当然，皮带……你解开了……我明白……”老太太帮助他。说。“狗跑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它跑得快，走失了。我拼命找。这是实话，太太……”

“也许这是我的过错……我叫你把它解开，让它跑一会

儿的……”

她停了一会儿，脸上露出喜色，又说：

“幸好，布基自己回家来了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，太太？”

“太高兴啦！是不是？”

她回头向家里喊：

“布基！”

小狗从院里跑了过来，向托里比奥表示亲热。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。

年轻人以为是在做梦。布基一定是从那个付了二十比索的小姐手里逃走的。这小东西一点也不笨。他们两个一起，还可以走得很远。他弯下身来抚摸小狗。

“真高兴，太太！”

老太太看着年轻人如此激动，抚摸小狗时两手发抖，说话时声音哽噎在喉咙里，得到了良好的印象。

这天下午，由于他带狗出去受了风险，她给了他一张一比索的钞票。托里比奥把皮带交还给她，又摸了摸布基，向她道了谢，转身便走。

“托里比奥，听我说！”

“什么事，太太？”

“今天出的事……”

“我非常抱歉，太太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孩子。但是你也不用这么垂头丧气。幸好。上帝保佑，一切顺利。明天……”

她犹豫不决，不知如何说下去。

“我听您吩咐，太太。”

“明天你还带狗去遛街，可要当心，哎？”

第二天，他留意不带布基经过那个买了它的女人所在的街区。同时他也决定不必走到帕勒莫去。天气很热，他觉得疲倦，便走进索勒尔大街上的一家小酒店。他口袋里有二十五个多比索的钱，这是一笔大钱了。他要了一份排骨，就着青果、腊肠片和奶酪吃起来。

他把拴狗的皮带系在桌子的腿上，把腊肠片的皮和干奶酪扔给布基吃。有一颗青果核掉在地上时，小狗也把它吞了下去。接着便用明亮的眼睛望着他，摇动着尾巴。年轻人哈哈大笑，在小狗身上抚摸了一下。酒馆里是阴暗的，锌皮的柜台，门口挂着一块麻布作帘子。他们俩似乎对这个地方感到高兴。

酒店老板一边侍候喝酒的客人，一边照料着旁边的小卖部。他对小狗很同情，给它送来了一堆吃剩的肉皮和骨头，用一张纸盛着放在布基身旁。托里比奥也顺便又要了一份排骨，边吃边思考着最近发生的事情。

一切表明，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不但同意而且需要欺骗，甚至为此付出代价。主要是让他们自己欺骗去，决不要强迫他们。很显然，无须为欺骗任何人而作出努力，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他只想偷一条狗，把它卖掉，弄到一笔钱。他现在是落到了一个狗类爱好者的世界上，这里的人容易为狗动心，乐于打开钱包。最好是不要着急，表现出喜欢这

条狗，带着它蹒跚街，直至遇到新的机会。看来很明显，谁也不会为了他而给他钱坐出租汽车，也不会把他看得值二十个比索的。

他想起那位衣着华丽的女人就感到特别高兴。上一次他见到她，告诉她有人威胁要毒死这条小狗时，她惊呆了，张着嘴巴，眼睛直发楞。她个子比较高，身材苗条，胸部鼓起。他知道自己骗了她，感到高兴，这也象是一种收获。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念头，想要鞭打这个女人，就象当年罗马人和阿拉伯人为了使女人顺从而鞭打她们那样。他又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次骗局，把手伸进衣袋里，摸到了那两张十比索的钞票，决定永不花掉。

接着，他又想起那位老太太。他正在取得她的信任，但不是因为同情他，而是因为她喜爱她的狗。他有点气愤地看了看布基，又丢给它一颗青果核。但这一次小狗没有把它吃下去，它正在吞着发霉的香肠皮呢！这对一只平时按科学方法用饼干和汤喂养的狗来说，才真正是一顿美餐。

托里比奥又等了一会儿，然后付了钱，便起身回去把狗交还主人。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比索。他把钱收好，便到阿勒纳莱斯大街的空地上去踢足球。他从来没有踢得这么糟，因为喝了啤酒，头有点晕，并且脑子里又满是凭空想象的计划。

二

第二天，托里比奥很早就起身。他买了一本杂志，一包“金元牌”香烟，在意大利广场的一家酒吧间里坐了下来。他要了牛奶咖啡，要了信纸和墨水。

在杂志上刊登的求爱广告中，有一位妇女寻求一个富有的男朋友。这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托里比奥本能地接受了人们传说的一句名言：求爱的人付出爱情，要钱的人付出金钱。

他写了一封信，署名罗伯托，地址写上“热切的心”，投进了邮筒。

下午他又去领狗出来遛街。贝塞拉老太太心神不安地接待了他。布基病了，谁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。托里比奥显出担心的神情，要求看一看小狗。老太太叫他穿过一个花园一般的院子，里面的花盆都上了漆。在院子的尽头，是漆成蓝颜色的狗窝。但是布基却在老太太的寝室里，躺在一个枕头上。房间里挂满神像，托里比奥认为这是亚洲的气派。狗认出了它的朋友，它抬起头，摇了摇尾巴，又卧倒在枕头上。

“狗有什么病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。好象是消化不良。可是它没有吃什么不好的东西：昨天和平常一样，吃了生肉和燕麦粥。”

年轻人想起前一天布基吞下的那些香肠皮，显出负疚

的神色，摇了摇头。老太太安慰他说：

“可是看来不严重。我们已经请兽医去了。”

这一天他没有带狗出去，也没有拿到钱。第二天布基还是躺着。兽医给它服了浓烈的泻药。房间里一股臭气。

布基看见自己的朋友进来，又很高兴，这几乎使女主人流下泪来。

接着他到付给他二十比索的那位小姐所住的街上去转悠，可是没见她出来。他决定去按她家的门铃。一位冷漠无情的女仆出来开了门。他要求和小姐说话，但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女仆差点要把他轰走。可是他说明他要告诉小姐一件“关于狗的要紧事”，便一切都解决了。女仆说了声“啊！……”让他在门厅等候。过一会儿小姐出来了，她穿着家里的便服，更好看了。

“您来干什么？”小姐皱着眉问道。（她不再象对小孩那样称他为“你”了，对此，年轻人感到满意。）

“小姐，请您原谅我来打扰您。可是家里人要我把狗带回去。大家都喜欢它，我也很想它。我把二十个比索还给您。”

那女人迟疑地朝他看了一眼。托里比奥把手伸进衣袋，拿出那两张十比索的钞票。他的手颤抖着把钱递过去，脸上装出一副白痴的样子。

“小姐，请拿去。我要您把布基还给我。”

他的神态十分悲伤，那女人低声说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

她转过脸去，胆怯地说：

“狗跑了。”

“怎么会跑掉了呢？”托里比奥有些生气地问道。这一仗他打赢了，又把那两张钞票塞进衣袋里。

“在街上那小狗对我很亲热，看来非常高兴。可是当我要它进家门时，它却不见了。”

“您没有在报上登个寻狗启事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以为小狗回到它自己家里去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他想不出什么话来说明布基是怎么逃跑的。出了什么事？象平时那样，还是小姐自己解决了难题。

“当然它不会回自己家去！您住得那么远！是在阿维亚内达大街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在阿维亚内达大街。”托里比奥回答说，他记起了自己说过的谎。他越来越对自己有了把握。他说：

“有人专门偷良种狗，以换取一笔酬金。”

“要是不在报上登寻狗启事呢？”

“他们会把狗卖了……”

接着他又低沉地说：

“……或者把狗宰了……”

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小姐，您想想：偷了一只狗为了一辈子养着它，这不是好算盘……”